



秋景美如画 多彩官鹅沟

□ 王赞



陇南的秋意如酝酿已久的酒，一朝开封，便醉了整座山川。早听闻宕昌官鹅沟的秋景是陇上一绝，层林尽染时，峡谷藏金，飞瀑漱玉，连空气里都飘着松脂与野果的甜香。于是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清晨，我们驱车从宕昌县城出发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往官鹅沟去，赴一场与金秋的约定。

行至两河口，山势忽然收紧，路边的溪流也变得喧闹起来。这便是官鹅沟的前奏了——溪水从峡谷深处奔涌而出，清澈得能看见水底圆滑的卵石，水面上漂着几片金黄的杨树叶，像被秋风放飞的小船。岸边的芦苇丛已泛出苍黄，细长的苇穗在风中摇曳，偶有白色的芦花脱离枝头，打着旋儿飘向远处的梯田。

“前面就是官鹅沟的山门了！”同行的当地朋友指着前方说。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两座青山如门扉相对，山壁上爬满了赭红色的爬山虎，叶子

红得像燃着的火，与头顶的蓝天白云相映，浓烈得像一幅油画。山门旁的石碑上刻着“官鹅沟”三个大字，笔力遒劲，仿佛是从这山岩里凿出来的一般。停车稍歇时，卖山货的老乡凑了过来，竹篮里装着野猕猴桃、山核桃，还有通红的五味子，果皮上沾着晨露，咬一口，酸里带甜，满是山野的清冽。

进了山门，秋意便如潮水般涌来。景区的观光车沿着峡谷蜿蜒前行，车窗外的景色让人应接不暇：两侧的山体陡峭如削，裸露的岩石呈青灰色，却被漫山的树木织成了彩色的锦缎——油松是墨绿的底色，桦树的叶子黄得像蜜，山杨的叶边镶着胭脂红，连低矮的灌木丛都缀满了橙红、绛紫的浆果。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，在路面上投下光斑，像撒了一地金箔。

第一站是“官鹅天瀑”。下车步行不过百米，便听见“哗哗”的水声从密

林深处传来，像无数根琴弦被秋风拨动。循着声音穿过一片落叶松林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一道瀑布从数十米高的崖壁上倾泻而下，如银河落九天，砸在谷底의深潭里，激起层层白雾。潭水碧绿如翡翠，倒映着崖壁上的红叶与黄叶，水雾中若隐若现，恍若仙境。瀑布周围的岩石上长满了青苔，湿漉漉的，沾着从潭里溅起的水珠，几只蜻蜓停在上面，翅膀透明得像琉璃。仰头望去，崖顶的野菊开得正盛，金黄的花瓣在风中颤动，偶尔有花瓣被风吹落，飘进瀑布的水流里，转瞬便被卷进潭中，成了这秋景里一闪而过的点缀。

从瀑布往上行，便是“五瀑峡”。这里的峡谷更显幽深，两岸的山壁几乎要合拢，只留下一线天光。五道瀑布首尾相接，有的如轻纱垂落，有的似银链悬空，最窄处的瀑布仅能容一人侧身通过，水流撞击在岩石上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岸边的栈道，踩上去湿滑冰凉。栈道旁的树木愈发茂密，几株古老的云杉直插云霄，树干粗壮得要两人合抱，树皮上布满了青苔与树瘤，

像刻满了岁月的密码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照在瀑布上，偶尔能看见一道小小的彩虹，随着水流的晃动而变幻，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。

行至“鹿苑坪”时，秋意已浓得化不开。这片山间的平地像一块巨大的彩色地毯，枯黄的草地上点缀着紫色的龙胆花，几头牦牛甩着尾巴在吃草，脖子上的铜铃偶尔发出“丁零”的声响，在寂静的山谷里格外清晰。远处的山坡上，几座藏式的小木屋与漫山的秋色相映，透着浓浓的高原风情。木屋旁的苹果树上挂满了红果，像一串串小灯笼，树下的老太太正在摘苹果，皱纹里堆着笑意，见我们过来，便递上一个，说：“尝尝，这是咱沟里的‘秋果’，甜着呢！”



官鹅沟瀑布 胡卫东



官鹅沟秋色如画 刘国庆

起一个个碧绿的湖泊，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；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，与山间的云雾交织在一起，恍若世外桃源。秋风拂过，带着松脂与野果的香气，耳边是山风穿过树林的“呜呜”声，还有远处瀑布隐约的轰鸣，像大自然在奏响一曲雄浑的秋之乐章。

绕着天池漫步，忽见前方的密林里露出一角红墙。走近了才知是座古寺，名叫“雷古山庙”，庙门紧闭，门楣上的漆已有些剥落，却透着股古朴的沧桑。庙旁的老银杏已有数百年树龄，树干粗壮如柱，金黄的叶子密密匝匝，几只松鼠在树枝间跳跃，嘴里叼着银杏果，尾巴蓬松得像朵蒲公英。寺后的山壁上刻着几行模糊的字迹，据说是明清时期的文人留下的，虽看不清具体内容，却让人想起那些曾在此驻足的旅人，是否也曾在这里，对着眼前的湖光山色感慨万千。

从天池往上，便是官鹅沟的最高处“观景台”。拾级而上时，脚下的石阶上长满了青苔，沾着露水，有些湿滑。两旁的灌木丛里，野山楂红得像玛瑙，山葡萄紫得像宝石，伸手就能摘到。登上观景台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——整座官鹅沟尽收眼底，层峦叠嶂的山峰如波浪般起伏，漫山的树木红黄绿相间，像大地铺展的锦绣；峡谷里的溪流如银带缠绕，串联

起一个个碧绿的湖泊，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；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，与山间的云雾交织在一起，恍若世外桃源。秋风拂过，带着松脂与野果的香气，耳边是山风穿过树林的“呜呜”声，还有远处瀑布隐约的轰鸣，像大自然在奏响一曲雄浑的秋之乐章。

绕着天池漫步，忽见前方的密林里露出一角红墙。走近了才知是座古寺，名叫“雷古山庙”，庙门紧闭，门楣上的漆已有些剥落，却透着股古朴的沧桑。庙旁的老银杏已有数百年树龄，树干粗壮如柱，金黄的叶子密密匝匝，几只松鼠在树枝间跳跃，嘴里叼着银杏果，尾巴蓬松得像朵蒲公英。寺后的山壁上刻着几行模糊的字迹，据说是明清时期的文人留下的，虽看不清具体内容，却让人想起那些曾在此驻足的旅人，是否也曾在这里，对着眼前的湖光山色感慨万千。

从天池往上，便是官鹅沟的最高处“观景台”。拾级而上时，脚下的石阶上长满了青苔，沾着露水，有些湿滑。两旁的灌木丛里，野山楂红得像玛瑙，山葡萄紫得像宝石，伸手就能摘到。登上观景台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——整座官鹅沟尽收眼底，层峦叠嶂的山峰如波浪般起伏，漫山的树木红黄绿相间，像大地铺展的锦绣；峡谷里的溪流如银带缠绕，串联

羊马城怀古

□ 赵新平

进入十月的山城，还尚无深冬的凛冽，气候舒爽得恰好。天地间尽是澄澈的蓝，风里裹着桂香与熟透果实的甜，连空气都像是被过滤般清透。山间的草木早已换上盛装，白杨染金、枫树燃红，偶有松栎的深绿点缀其间，层层叠叠的色彩漫过山坡，将“万物丰盈”四个字衬得格外鲜活，瞧着就让人心头敞亮。

恰逢周末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街市还带着几分未散的静谧，便邀约三五好友，一同前往羊马城山上去。脚下的石阶被晨露浸得微潮，踩上去带着细碎的凉意，路边的野菊开得正盛，黄的、白的小朵缀在草丛里，偶尔有几片落叶打着旋儿飘下来，落在肩头，倒像是秋日递来的第一份邀约。

听同行的朋友介绍，历史上，威严耸立的羊马城被誉为宕州古城，垂直高度超过千米，山岭险峻，三面陡绝，位于甘肃陇南宕昌县城西南面的马鞍山山顶，因为自古就是军事要塞，被赋予过多的神秘色彩，又经过

了无数岁月的风雨，更显得遥远而又亲切。近年来，羊马古城遗址得以保护，修通了上山的公路及盘山石阶小路，我们选择从背阴面的石阶小路登山，既可以将整个山城的景色一览无余，还因为在半山坡上建有一座经过翻新的寺院——祥云寺，红墙黛瓦深嵌山壁，非常值得一看。

当我们抵达目的地时，从山底抬头，视觉近乎直角，蜿蜒而上的水泥台阶像天梯一样伸向天空。早就听说登羊马城不易，于是鼓足勇气拾级而上，从第一个山门到观音殿，看到水泥构筑的沿路护山壁上连着画了两朵盛开的粉莲花，白藕根，绿圆叶，心中立刻像被一种柔软无比的情致所感动。殿门开着，整洁的院子里显得空旷，花园内植有牡丹、芍药等花木，我们只是在门外停留片刻，便加快脚步继续上山。

一路上去，山路呈“之”字形，走几步就有拐角，有的拐角处专门筑有树桩样的水泥凳子供游人歇脚，我们走累了，也坐下休息，耳畔忽然“咕呱”一

声，几只躲在草丛里的鸟儿被我们打扰，惊慌地飞走了，翅膀几乎擦过我们的耳朵，是戴彩色冠子的鸟儿，全身棕色，两翅和尾栗黑色，有棕白色横斑。

快到山顶的时候，陡直的台阶多了，走得人腰酸腿痛，小心地攀登，腿也还是抖得厉害，憋着一口气，嘴里不停地继续数着台阶的数字，台阶路的尽头约1400个台阶，然后是一小段土路，几步登上去，便是平坦的山顶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山风吹着，被朝霞染红的云朵在我们周围随意飘荡，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从未体验过的境界，大片大片的树木在风中摇摆。远远望去，山脊上颓废衰败的城墙所剩无几，那些被树木和荒草覆盖的地方，就藏着羊马古城的悠悠历史。

西晋永嘉元年（公元307年），羌人梁劭建宕昌国；唐代，宕昌羌人政权消亡，先后受吐蕃统治百余年，后与吐蕃、吐谷浑人融合成厮罗部，在首领木令征带领下占据岷、洮、宕三州，羊马城便是此时由木令征所筑。

据《宕昌县志》记载，此城分前、中、后三城，建于断崖峭壁之上，呈犄角之势，是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军事要塞。三城依山顶地势而建，前城大、中城高、后城小，间距分别为700米和1500米。如今，在外城废墟中，仅存土地庙遗迹——石案、厚青方砖碎片与碎成泥土的青瓦砾，不见当年烛台与将士；友人曾提及，二十多年前山上还能捡到古铜钱。城内曾发现大量作战滚石、历代陶片砖瓦，及一块宋代藏文石碑。

金末元初，金兵凭险驻守羊马城，元将按竺兰率军围城年余，始终难越雷池一步。久攻不下之际，他敏锐地察觉到金兵的生存玄机——挖暗道，依靠毛驴下山驮水维系城中补给。按竺兰当机立断截断水道，短短数日便攻克城池。此役以“以巧打巧”的战术设计，成为历史上精准击敌要害的典型战例，其蕴含的军事智慧，至今仍闪烁着深远的价值。

此刻，站在当年兵家交锋的羊马



羊马城遗址 资料图

城上，早已不见烽火狼烟的尘屑，也不闻牛角号令的急促，唯有温暖阳光催生万物；粗壮的树木枝干直插云霄，飞鸟盘旋起落，啄食青草地后便抬头凝望，看天上云朵缓缓向远方飘去。黄土与石块筑就的城墙，只余下短短的破垣残壁，静静诉说着岁月沧桑。

昔年筑城者，以砖石为甲、高墙为盾，欲凭坚不可摧的城防锁住长治久安，却未料人与城郭皆如天地间的过

客，抵不过一阵长风从天际呼啸而过，终将在时光里淡去轮廓。

宕昌籍文化名人文丕烈曾在《故城咏》中落笔：“故城蔽残垣，江郭逐萋烟；垣下长堤锁，郭外数桥环。悠悠木家事，猎猎霜上幅；羌水今何在？涛起声正酣。”诗行间跃动的故城风貌——残垣映萋烟、长堤绕郭、幡旗猎猎的画面，如今已难寻实景，只剩历史记述与文字吟咏，承载着后人绵长的怀念。